

# 回憶王應文叔叔

· 王鳴中 ·

這篇文章其實早該寫了，只是至今我仍覺得牠還在，總覺得我隨時可以去牠的協會天南地北的聊天，突然發現王叔已經離開我們四個月了，雖是我們忘年之交，可是仔細算來又有兩代交情，不得不重拾荒廢已久的鈍筆，寫一篇我與王叔的一些小故事。

還記得小學五、六年級時我看過一本書，叫做《國民革命忠烈錄》收錄了許多革命志士的故事例如陸皓東、張自忠等許多令人耳熟能詳的大人物，最後一個是介紹王生明上校。當時的我從來不知道有這一號人物，而當我看完一江山戰役打到尾聲時，王司令以最後的手榴彈自爆殉國時，令我震撼不已，真是軍人典範，好漢一條。當時為民國七十年左右，也不過是不到三十年前的事，當中有一張王司令全家福的照片，其中有個男孩就是王叔，這就是我對牠最初的印象。

再來我讀了軍校，學了戰史及讀了一些書對一江山戰役乃至於整個大陳島的作戰有了初淺的認識，直到民國九十五年我父親過世。父親是在警備總部退伍的，當時熱心的老同事傳

二元叔叔（本軍烈士傅大元上校之弟），帶著一份警總舊屬名冊，要我勾選他好去發訃文，忽然發現「政戰部王應文」。心想，「原來您跟我爸爸是老同事啊！」公祭當天牠有沒有來我並沒有特別注意，當時心亂如麻，也心力交瘁，那時的我剛升少校準備娶妻，本該因雙喜臨門而熱鬧慶賀的，竟遭逢父親驟逝，令我不知所措。後來在許多人的支持下，我如期結婚，並回部隊繼續帶兵。

直到民國一〇三年我在某軍校擔任學務處長，我始終認為培養下一代的年輕幹部，需樹立典範，所以我對學生班隊的訓導課程特別重視，常常直接出席指導，也順便教育隊職幹部。直到有一天，我的學長當時在國防大學服務莊國平上校跟我說，民國一〇四年是一江山戰役六十週年，國防部決定擴大辦理各項紀念活動，他跟我說他主要負責學術研討會與向總統簡報該戰役，時常去向王應文先生請益。我聽了之後非常感興趣，就請託學長代為介紹，有空去拜訪牠，學長一口允諾，並且很快的就帶我去帶訪

牠，結果我們相見恨晚。

原來王叔退伍後就成立了「一江山戰役協會」並自任理事長，協會的工作主要是聯繫遺族的感情與發揚一江山精神，牠並無任何金援，艱苦的支持著，而我父親也擔任過「中華民國青年軍協會臺北縣分會」的理事長，自然十分熟稔。有了這層關係，牠對我這個晚輩自然厚愛有加，我也直接叫牠王叔叔，更增加了一份親切感。後來我才知道牠是復興崗十一期新聞系的大學長，而我是四十二期的小老弟；我們兩人不但是叔姪關係，更是學長與學弟。

之後我就常去牠的協會，就是一棟小屋，坐在破舊的沙發上，天南地北的聊天，當然牠最常講的還是牠父親，說牠父親當父親時是如何的慈愛，作戰時如何的英勇。牠登上過一江山島祭祀牠父親，並曾站在疑似指揮所上，當然父親的屍骨早已不知去向，所以牠撿拾了幾發彈殼及一些彈片，作為父親的遺物，了卻心中的遺憾。之後牠多次登島祭拜，均痛哭失聲，顯見其孝心及對父親的景仰。

牠說一次去大陸參訪時，對方刻意安排當時攻一江山總指揮張愛萍的兒子張翔少將餐敘，上一代打得你死我活，下一代居然可同席吃飯，真是

造化弄人。張翔對著王叔說：「您父親是好樣的，要是國民黨每個將軍都像老爺子一樣，來臺灣的恐怕是共產黨。」斯言壯哉，能在敵手中獲得如此高的評價，也不枉戎馬一生。

王叔機敏過人，尤其是記憶力非常好，對於他經歷過的任何事物，總是印象鮮明，說起來滔滔不絕，而且彷彿都有畫面一樣，跟他聊天非常精彩，好像上了一節遷臺近代史的課。尤其對人物的臧否、事情的看法往往有獨到見解。

他認為同在臺灣島上的所有人，都應該不分彼此共同打拼，所以他成立了「中華渡海興臺會」。他的父親是爲了保臺而戰死，他也爲這塊土地奉獻一生，其寬闊的心胸與對國家的熱愛，令人肅然起敬。

後來我請他到我們學校講演，他不但用心準備，還自製圖板、地圖、兵力部署圖，談他父親及當時的國際形勢、兩岸敵對態勢及將士出征在外家屬的心境，演說非常精彩。

結束時全校師生起立鼓掌，表達敬佩之意，我也完成了我任處長期間對精神教育的最後一塊拼圖，讓學生知道，真正的先賢先烈離我們並不遠，不是書上的故事，而是參與其中的人，向我們訴說如何成爲一個令人

尊敬的軍人。

王叔長得十分瀟灑，總是一襲唐裝配著梳得整齊的油頭，面對各類型訪問，侃侃而談，每次談到基隆碼頭與父親離別那段，總是痛哭失聲，無法自己。

後來我回軍任職，再沒升遷，他比我還著急，四處打探請託；不過我深知自己有幾斤重，對於他的厚愛，只有心存感激。後因工作較爲忙碌，我也較少去請益，但他仍不時掛心，總會主動打電話來罵，「臭小子都不見了」。去年七月我最後一次去拜訪他，他突然說得了癌症，已經在化療，來日無多了。

當時我看他除精神差點外，頭腦、反應仍很敏銳，總覺得會慢慢改善的。他跟我說國防部已經在籌備一江山戰役六十五週年紀念了，他一定要撈到那個時候。

那次分開之後，我跟莊國平多次要去探視他，皆被婉拒，他一生好強不願讓我們看到他的病容。直到今（民國一〇九）年一月十八日國防部辦完活動後，莒光園地有播出相關報導，我才看到王叔，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除了心疼也無能爲力，只能暗自禱告希望他不要有太多的痛苦。

二月六日莊國平學長通知我，王



最後的節容，王叔的病能爲最節的容，王叔的病能爲最節的容，王叔的病能爲最節的容。

叔已經仙逝。當他拖著病體堅持參加所有活動。我敬佩他超強的意志力，在所有事情處理妥當、無罣礙時，翩然離去。他對國家的熱愛及對父母的孝順，雖無赫赫戰功，也未成就什麼偉大的事業；但我們的國家及社會不就是這一群人默默支撐起來的嗎？與王叔這幾年的交流，我們的想法或許不一樣，但總能擦出相當的火花。如今他已不在，我少了一個可以聊天的對象。他是英雄、是忠烈之後，與他相交並不是爲了沽名釣譽，只是覺得不過二、三代前發生的戰事，早已爲國人所淡忘，不禁喟嘆。我希望自己能承繼王叔的精神，爲國軍衛臺戰史能盡點心力，讓後人皆知，沒有一代一代國軍的接力奮鬥，怎有今日的民主成就！